

血煞魔君

阳朔 著



下

内 容 简 介

以匹夫之勇，一门之众，居然与整个武林为敌，相持百余年不分胜负，这便是武林中最神秘的人物血煞魔君。

于是每隔三五十年，江湖中便会爆发一场浩劫，血煞魔君所过之处，血流漂杵、尸积如山，黑、白、绿林各道大小门派无一幸免……

此人究竟是谁？出身何门何派？为何对武林中人怀有甚深怨毒，而大量欲血洗武林不可？……

少侠蒲星为寻觅杀父仇人，出道江湖，巧遇百弼庄庄主白彦虎的女儿——毒绿蚁白娥，一见钟情，恰好他的目的地也是百弼庄，便冒名潜入，却不料遭人暗算，生死不明……

号称武林第一庄的百弼庄也于一夕间化为白地……

屡遭大难而不死的蒲星，屡得美人青睐，屡获奇缘，最后竟以血煞魔君的面目重出江湖……

此书是阳朔继《九阴九阳》、《大侠风清扬》、《剑圣风清扬》后又一部憾世之作，读过先生作品的人不可不读！没读过先生作品的更不可不读！

自序

(代前言)

武侠作品之前有序，后有记者确属罕见，大约只有金庸先生有这种高贵品味吧，其他几位名家如古龙先生等也仅偶或有之。

而所谓“序”者，大抵是要介绍作者的生平简历，以及作品的风格特色，并给予评价，后记则是作者在作品杀青后，回思创作过程的辛酸苦辣，聊发感慨，志之于后，其实对作序者和作者本人并无损益，但对读者却不无小助，一则可先略窥一下书的内容、风格、特色、品味；二者也可以知道作者生活及心态的一鳞半爪，较易于引起共鸣吧。

但我不自量力为自己的作品作序，既感贻笑方家，未免王婆卖瓜般，有自鬻之嫌，也感人微言轻，徒费几张笔墨而已。于事无补，大凡物不平则鸣，文人不平，只有鸣之于笔端。我做这篇“自序”，绝非欲比美先达，更不敢仿佛金庸先生之万一，“自鸣”而已。

兹介绍作者生平：原名杨明刚，笔名阳朔，1964年龙年生人，生辰不偶，自小便大病隔几年，小病常缠绵，上学时总要请病假一两月不等，居然于1981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本应在这所工程师的摇篮中养育几年。孰料

又忽发奇想，做起作家梦来，与校方软磨硬泡，旷课罢考无所不用其极，终使校方喟叹：“孺子不可教也。”赐发一张退学证，方得自由。1984年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浪荡四年后，作家梦依然只是“梦”而已，书却没写出一行。

也许是“天怜我才”吧，大学毕业后，因种种缘由，竟成了大庙不要、小庙不收的孤魂野鬼，连续三年没找到工作，连到县级电视台讨份编辑差事也遭婉言拒绝。

穷途末路之下，只得靠卖文为生，好在大学四年，正经课程没学多少。可市面上流行的武侠书却遍览无遗，且为生计所迫，便受人约稿，写了《九阴九阳》一书。

而其实最先构思且执笔写作的倒是这部《血煞魔君》，可谓是处女作了，而在今日方能付梓，也可说命途多蹇了。

这构思曾使我激动，使我茫然，因为这之前除写几篇新闻稿件外，小说却一行也没写过。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构思极为壮观，笔下却很稚嫩，总是达不到自己满意的程度。这也许是文人眼高手低的通病吧。自古以来也仅有李白、杜甫、苏东坡几位有数的绝世奇才能达到心手合一的境界，思想至此，也颇堪自慰。

不过这书终于未能写成，又转手去写《九阴九阳》、《大侠风清扬》、《剑圣风清扬》三部书，合成一个系列《独孤九剑》。

回过头来再看搁浅四五年之久的《血煞魔君》，尽管看出了种种毛病，依然敝帚自珍，不妨弃置，便重新构

思，反复修改，终因才所限，未能达到理想的程度，却也只能如此了。我常想：作为作家，一生倘若邀天眷怜，能写出一部《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类绝世之作，真是死而无憾，而我这一生怕是无此幸运了。

由于书商的唯利是图，《九阴九阳》、《大侠风清扬》均被冠以“金庸新”的名头，既未经我同意，更未征询过我。我虽然气愤，但也只有苦笑。金庸先生量如山岳，自不会与这班小人计较，而我一介文弱书生，无拳无勇，自不能如书中的大侠般去伸张正义，自己的本来面目遭歪曲，也只得听之任之了。而《九阴九阳》发等到量之多，利润之丰厚，我却连未付的三分之二基本稿酬都无处讨要，更使我愤懑于中。好在身旁不公平的事也太多了，尚可强自开解。

而我最感抱愧的倒是许多读者因误以为是金庸先生的大作而不吝掏钱购买，虽非我有意欺骗，却总感内疚，倘若我能拥有如许多的读者，是沾了金庸先生的余惠，我却要衷心感谢金庸先生了。况且我自写武侠小说，便以先生为模式，亦步亦趋，瞠乎其后，于武侠小说名家中所衷心服膺的也只有金庸、古龙二人而已，而对金庸先生尤甚。

1996年11月30日子夜

第十九章 万里寻仇血玄黄

现在化日双邪变做罗天府的哼哈双将了，他俩互瞧一眼，然后同时躬身道：“谨遵示谕。”

蒲星道：“八大铁卫开道，咱们继续进发吧！”

这一晚，他们赶到定县安歇，晚餐后，蒲星唤来哼哈双将道：“两位请坐。”

二将同声道：“属下不敢，府主有话但请吩咐就是。”

这双武林邪神，当真服了蒲星了，这不仅是他们履行诺言，且是对蒲星的武功人品，由心底生出的敬意。

护驾二将，实则是府主贴身侍卫，说明白点，也就是主仆的名份，在主人之前，做奴仆的怎敢僭越！

基于上述理由，蒲星不便勉强，只得霁颜一笑道：“两位可知道二帮四派要怎样对付咱们？”

哼将道：“就属下所知，丐帮是此次行动中实力最强的一伙，该帮四老五丐，及四袋以上的弟子几乎是倾巢而出。”

一顿接道：“听说草桥镇一战，四大门派损丧不少精

锐，现在他们集结可能使用的人力，由各派掌门亲自率领，实力虽较二帮为差，但也不可掉以轻心。”

义将继续道：“听说五美四魔已投入江湖，可能还有一些黑道朋友也在打咱们的主意，令人费解的是铁血帮，他们只有红黄两旗参与行动，三院之中，也只有一个玄灵院主徐永昌老儿。”

小秋撇撇嘴道：“既有如此众多的参加之人，铁血帮何必再浪费人力！如果我猜得不错，铁血帮必然另有奇兵，咱们倒真该防着一点。”

黄瑛叹一声道：“也许小秋妹妹说得是，我真不该跟你们一起的……”

蒲星道：“你怎么啦？为什么忽然又后悔起来了？”

黄瑛道：“瓜田李下，我不能不避嫌疑，如若咱们当真遭到铁血帮的暗算，小妹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小秋道：“不要这么说，姐姐！小妹是根据往事作那样猜付，但绝无含沙射影，以及怀疑姐姐之心。”

蒲星道：“瑛妹不要多心，我想小秋说的是真话。”

然后对哼哈二将挥挥手道：“你们去歇息吧！咱们明天还得起个早。”

二将遵命退下，蒲星再回顾黄瑛道：“瑛妹适才恶斗哈将之时，身法剑术似乎是止境真解上的武功。”

黄瑛道：“是的，小妹是由申师伯那儿学来的，只是

小妹资质鲁钝，比起诸葛师兄就差得多。”

蒲星道：“申师伯？”

黄瑛道：“是啊，他是我师父的师兄，怎么啦？”

蒲星道：“哦，原来如此。没……没甚么。”

蒲星道：“止境真解是本门三大绝学之一，我自然可以一眼就瞧出来了。”

语锋一转，接道：‘瑛妹的十二位姑娘，武功颇为不俗，只是那两种阵法稍欠变化，遇到功力较高之人，就有点穷于应付了。’

黄瑛道：“不见高山，不显平地，今日见到大哥的武功，才知道小妹习的真是庄稼把式，那你就教教她们吧！免得以后再替你丢人现眼……”

蒲星、小秋闻言同时一怔，蒲星倒没有说甚么，小秋却忍不住哈哈在笑起来。

黄瑛一呆道：“你怎么啦？秋妹子，我又说错什么了？”

小秋极力忍住笑声，挽着黄瑛的玉臂道：“谁说你说错什么了？不过，咱们要约法三章，把话儿说个明白。”

黄瑛道：“什么约法三章？你说吧！”

小秋道：“白姑娘跟他已有婚嫁之约，你是知道了的，你与白姑娘原本就是姐妹，娥英并列，一床三好，并没有什么不对……”

黄瑛又是娇面一红道：“秋妹子！你说到那里去了！”

小秋道：“别忙，姐姐！我是说老实话，咱们江湖儿女，用不着扭扭捏捏，你适才不也自己说了么？”

黄瑛一怔道：“你不要瞎栽脏，我适才说了什么？”

小秋道：“我瞎栽脏，你适才怎么说的？你的婢女要别人调教倒无可厚非，免得再替别人丢人现眼，这话怎么解释？”

这一下黄瑛当真被小秋抓着小辫子了，不管那句话是有意，还是无意，让小秋这么一问，急得她连耳根也红了。

于是，她行足一跺，大发娇嗔道：“你瞧瞧，大哥！秋妹子这么欺负人你也不管，哼！我知道什么约法三章，还不是替你自己打算！放心吧，妹子，如果当真……咳，总少不了你一份就是。”

闺房调笑，有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乐趣，虽然蒲星与黄瑛相认不算太深，而且荆棘载道，精神上的负担沉重无比，但瞧瞧她们谑而不谑的斗斗口舌，心中倒感到开朗起来。

此时接口一笑道：“留点精神吧！两位妹子，说不定明天就要打场硬仗呢！”

小秋面色一整道：“那么咱们就谈谈正事吧！我有一点意见，希望你能够采纳。”

蒲星道：“什么事？你说。”

小秋道：“天下黑白两道，已集中全力对付咱们，一个应付失当，历代府主的遗恨，可能又要重现于今日……”

蒲星点点头，让小秋继续说下去。

小秋顿了顿接道：“就哼哈二将的叙述，咱们现有的力量，似乎薄了一点，如能调集刀、剑、杀三组，再借用鬼王谷的人手支援，才能稳扎稳打，应付当前的危机。”

蒲星道：“调集本府部属可以，借用鬼王谷大可不必，而且咱们已在强敌环伺之中，调集本府部属，只怕十分不易。”

小秋微微一笑道：“伊敖总管老谋深算，早已为咱们作了万全准备了。”

蒲星愕然道：“伊敖准备什么了？”

小秋道：“每晚三更左右，他与咱们作铁羽传书一次，对咱们当前的处境，已然了如指掌，你说这位老人家会放心咱们孤军深入么？”

蒲星道：“什么叫铁羽传书？”

小秋道：“伊总管训练了五尺铁羽神鹰，不仅千里传书，瞬息可达，还通晓博击之术，真个神峻已极……”

蒲星道：“原来你们是用鹰儿传递讯息，但他为什么要对我隐瞒？”

小秋道：‘他怎敢隐瞒府主，只因神鹰初次担任传讯工作，他没有成功的把握。再说作神鹰传书之人，必须花费不少时辰配合神鹰训练，府主日理万机，自然不必管这些琐屑之事了。’

蒲星道：“我没有责怪伊总管之意，只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小秋由怀中取出一张便笺交给蒲星道：“这是昨晚来书，你瞧瞧。”

蒲星展开便笺，只见上面写着：“字呈小秋姑娘收！据本府弟子呈报，黑道盟主‘辣手神鹰’段啸天，已与四魔中最为阴险残暴的‘无心恶客’戈明秀联手，将于石鼓山附近袭击本门，纵观武林态势，各派高手群集中原，均将对本门冀图一逞。老朽为府主安全计，已派神刀组驰赴邯郸预作部署，另派神剑、神杀二组化装商旅，追随府主之后，暗中予以策应，请相机禀报府主，擅专之处，尚祈鉴宥是幸，伊敷呈。”

瞧罢便笺，蒲星长长一叹道：“伊敷心存忠义，是本府兴灭继绝的最大功臣，老谋果断之处，也非常人可及。”

小秋道：“你该不会责怪他吧？”

蒲星道：“事出非常，我怎能责怪他，神剑、神杀二组现在何处？你跟他们有联络么？”

小秋道：“你瞧到过一队镖车么？那就是神杀组所改

扮，神剑组作香客，在咱们前面十里一个小镇安歇。”

蒲星道：“原来你们竟将本府主瞒在鼓里，今天如果不是瞧黄姑娘这位客人的金面，非重重的责罚你一顿不可！”

小秋撇撇嘴道：“听到没有，姐姐，他敢情还将你当做客人的，要是我……哼！非问他一个明白不可。”

黄瑛微微一笑道：“客人都是爱主人尊敬的，当客人有什么不好？”

小秋道：“不错，你们本来就相敬如宾，你自然喜欢当客人了。”

蒲星道：“你们不要闹个没有完，咱们也该歇息了。”

小秋道：“好的，我要去等候铁羽传书，咱们明儿见。”

小秋去后，蒲星就将七星璇玑五行地网二阵奇门生克变化为黄瑛详细解说，待黄瑛完全领悟，已是四更将尽的时分了。

翌晨他们继续上道，经新乐、石门、元氏三县，沿途平静无波，并未发生半点波折。

在一个日正当中的晌午时分，元氏高邑之间的水月庄，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变故。

此地是一个大镇，又当贯通冀豫两省的官道，经过的行商旅客自然十分之多，但此时却万人空巷，赶到镇后瞧

热闹去了。

蒲星等一行来到一间“松风”酒楼，偌大一幢店房，竟冷冷清清的，门可罗雀。

他们进食之际，隐约中听到镇后喧声震耳，蒲星忍不住招呼伙计询问道：“伙计！本镇出了什么事？”

店伙计道：“镇后有人在比武，客官要不要去，瞧瞧？”

蒲星哦了一声，说道：“你知道是什么人？”

店伙计道：“听说是从什么……傲来王国来的什么……气道高手，杨大爷不该惹人家那位姑娘，才引起这场纷争。”

蒲星心头一动道：“傲来国来的？有几个人？”

店伙计道：“一个老头，三名大汉，加上那位姑娘，一共五个。”

蒲星道：“谢谢你了，伙计，请你算算账，咱们要瞧瞧热闹去。”

走出店门，小秋道：“必然是那叫婉儿的找碴来了，咱们当真要去找他们么？”

蒲星道：“冤家宜解不宜结，我想找他们作一了断，再说目前武林大乱，怎能让他们外邦之人卷入大乱旋涡！”

他们奔到镇后，果见广场之上，挤满了一片人潮，八街排开人群，挤到双方搏斗之处。

蒲星举目一瞥，见场中相斗之人一个是龙城双熊的老二西门豹，他的对手是一个系金腰带，身材魁梧的大汉，此人果然是紫气道的高手，拳脚飞舞，虎虎生风打得西门豹几乎难以招架。

园衣老者微生至龙、白衣女郎微生婉儿，正在一旁观战，他们身侧立着一双大汉，特别引人注目。

这两位人不算高大，长相也不见得惊人，但他们浑身上下似乎有一股慑人心魄的邪气，令人一目之下，就不由得心悸神夺。

另一方人数很多，除了关洛一霸杨元化、龙城双熊的老大西门虎，还有二十一个横眉竖目、脸生横肉的家伙。

蒲星回顾侍立身后的左右护驾，哼哈双将道：“这些都是那条道上的高人？”

左护驾哼将道：“除了三个黑道高手，其余都是土混混。”

他语音未落，斗场忽然传出一声惨呼，蒲星转头一瞧，原来西门豹被那位紫气道的高手一脚踢中命门穴。

这一脚沉重无比，西门豹被踢出两丈之外，除了最初的一声惨嚎，再也无法发出半点声息了。

眼见胞弟被别人一脚追命，西门虎焉能不气红了眼！他一抖掌中的九节钢鞭，纵身就向那名紫气道的高手扑去。

当的一声巨响，场中冒出一溜星芒，长刀迎击九节钢鞭，此人的出招竟是如此快捷。

为报杀弟之仇，西门虎势如疯虎，招招均是玉石同焚的架势，虽然他不见得胜过对方，但这份凶猛的气势，忽使对方的长刀大为失色。

此时关洛一霸杨元化向斗场瞥了一眼，忽然扭着向身侧之人附耳细语，然后一打手势，他们二十余人竟一起向微生至龙父女冲去。

如此一来，斗场之上，立刻大乱，四周观战之人也被吓得纷纷走避。

蒲星想瞧瞧那双满身邪气的人是什么气功路数，也就随着众人退过一边。

他这番举动，别人到没什么，哼哈二将却大为讶异。

往日的化日双邪，江湖中人见人怕，见打斗而退避三舍的，在他们的记忆之中，是一件十分稀罕之事。

因此，哈将道：“府主，这般土混混不过是插标卖首罢了，让属下兄弟将他们拾夺下来！”

蒲星道：“别忙，瞧瞧再说。”

府主要瞧瞧，二将只好瞧瞧了，这一眼瞧去，他们竟然心头一凛。

那双阴阳怪气的番人，实在邪门得很，他们用的是一把一尺多长的匕首，分别迎向五六名大汉，匕首既短又

轻，与大刀长剑相较，根本不成比例，但他们匕首翻飞，血光进射，向他们攻击之人，一个接着一个扑倒下去，匕首杀竟比杀鸡屠狗似乎还要方便。

瞧他们的身法招式，虽然与中原武学不尽相同，但在行家眼中并不见得怎样出奇。

然而，只要他们匕首一挥，必然有一个躯体仆倒下去，而且全是一匕断喉，当真像杀鸡屠狗一般。

黄瑛觉得事前蹊跷，遂扭头对蒲星道：“大哥，你瞧他们是不有点奇怪？”

蒲星道：“他们出招虽快，也不能使对敌者一匕断喉，自然有点古怪了。”

黄瑛道：“你瞧出来了么？”

蒲星道：“瞧出了一点端倪，还不敢十分肯定。”

黄瑛道：“毛病是出在左手？”

蒲星道：“不错，他们出招之前，左手必先挥动一下，似用剑诀，又似探察虚实，但那一拂之下，可能弹出一种剧毒。”

哼将道：“府主，让属下去试试。”

蒲星略作沉吟，随即由怀中取出圣心玉女赠给他的“天蜈神珠”道，这颗宝珠可祛百毒，你拿去以备万一，不过你还要注意，也许他们拂出的是什么歹毒的暗器。”

哼将接过宝珠道：“属下会小心的。”

哼将军奔向斗场之际，忽然遥遥传来一声惊呼，蒲星循声一瞥，见一个手执摺扇、身着长衫之人，正挟着微生婉儿落荒逃窜。

不必细瞧，已可断定微生婉儿是落入关洛一霸杨元化之手，此人性好渔色，也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家伙，现在掳去微生婉儿，何异羊入虎口！

更糟的是微生婉儿的爹被两名黑道高手缠着，眼睁睁瞧着女儿被人掳走，他却无法分身抢救。

此时使用匕首的一对番人，被哼将军拦阻狠斗起来，另一个腰缠金带的大汉，也跟一名黑道高手打得难解难分。

本来这般异国高手远涉中原，是来找蒲星报仇血恨的，杨元化纵然毁了微生婉儿，也与他丝毫无关。

但他身为侠义道，怎能眼见恶人欺负弱女子而袖手不管？因此，他哼了一声道：“哈将军听令。”

哈将军道：“属下在。”

蒲星道：“快去救回被关洛一霸掳去的女子，姓杨的作恶多端，不必手下留情。”

哈将军道：“哈。”晃身一跳，迳向杨元化飞身扑去。

此时斗场之上，打得凶狠无比，几处恶斗之中，以微生至龙力战两名黑道高手斗得最为惨烈。他虽为紫气道的紫带高手，但以一敌二，也只能略占上风，可是由于爱女